## CHAPTER, 0 SIDE Fino

「真是的, 你總是把自己搞成這副德性。」男人抓著亂翹的頭髮, 嘴裡叼的菸上下晃動, 表情兇惡, 口氣卻是一副習以為常的自然。 「所以, 這個怎樣了?」

地上是雨水混著血跡聚成的淡紅色水漬,一個手腳被繩索捆住的孩童昏迷不醒,臉上跟衣服滿是開始乾涸的鮮血,活像剛和野獸鬥毆過一般。男人看著正在熟練地包紮手腕的少年,無奈地嘆了一大口氣。

「沒多少外傷, 血或刀子都沒反應, 應該沒問題了。」少年無視對方明顯想說教的模樣, 包紮好傷口後起身順手將刀子收好。

耳邊傳來男人的碎唸, 說著戴環者的鮮血有多珍貴, 不該隨意這樣劃破手腕浪費, 又說戴環者自身有多危險, 不該自己一個人跑到明顯被污染的人面前, 這些話少年從知道自己的特殊開始就聽過無數遍了, 那些人總一邊說著「戴環者是珍寶」又教育所有戴環者要為自己能成為殺死那些東西的武器感到光榮, 他像是沒聽見, 收拾好後便緩步走出這個雜亂的廢穀倉。

男人跟了上來, 手中電話撥出, 那孩童將會被一起前來的同事接走, 送到某個看似普通的孤兒院或福利機關並且定期監測, 直到確保他確實不受污染了, 之後……或許會看情況送回去當個普通人或者吸納進舊日月宗裡。總是如此, 不斷的有人離去也有人自願或非自願的成為知曉這些的一份子。

「肯特死了,對方太瘋,打鬥中被刀子捅了沒即時救到,另外那邊有發現幾個人,瘋的瘋傻的傻,消耗了不少聖物也不知道能不能救的了。」煙霧繚繞,男子大概也明白少年不想聽,隨口唸了幾句就轉移話題,說起這次行動結果,「唉,根本也離黑色帷幕沒多遠了。」

黑色帷幕是異常到最後的極致景象,可以說是那些東西佔領的領域,這個小鎮上擴散的程度和鎮民的狀況雖然在消息傳來時還未被判定成這等級,但根據現場狀況,男子覺得實在不好輕易定論。

「黑色帷幕的話不就沒救了嗎?至少剛剛那個感覺還行。」

「是嗎……哎不是, 你在這兒裝什麼老成, 你也沒來過現場幾次吧, 是吧?孩子。」

少年眉頭微蹙反駁道:「不是孩子,我做過不少次工作了。」

大概只是在遠處提供驅魔人必須的補給吧。男人注視著少年,回 嘴的話兜了一圈還是放在心底,不顧少年厭惡伸手揉了揉對方的頭,少年的眼裡閃著光,十五、六歲的青澀臉龐透著一股努力成長的 堅定,他曾聽同事提過這個因為不想只是武器而走上現場的戴環者 ,從小就被送進宗裡養著,好吃好喝地供著,教導一切宗裡認定的 知識,即使長大後也得時時顧著,而抱著那種知識的人也幾乎難以完全回歸一般社會。

「現場感覺如何?」

「不怎樣, 但總比在後面好。」他們抽了我那多血拿了那麼多尿也不知道用在哪裡, 如果我就非得一輩子為殺死那些東西而活, 那還不如親眼看看他長怎樣然後親自動手。

男人看著少年摀著手腕的隱密舉動, 在和同事會合前含混地說 了句話。

「至少你還會痛。」

——還會痛, 也還有情緒, 就還是個人。